

日本政府高层密集出访多国

■文咸入

2023年伊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外务大臣林芳正、防卫大臣浜田靖一、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等重要内阁成员接连出访,在经贸、外交和军事层面同时发力,与欧美多国展开密集协调,为日本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棋手”腾挪空间。

出访终点指向美国

1月9日至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衔西线访问团,访问七国集团(G7)中的5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日本是2023年G7轮值主席国,5月将作为东道主在广岛主办G7峰会。岸田文雄此次访意在就峰会议程和日程等与其他成员国进行沟通。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带领南线访问团,访问拉丁美洲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阿根廷4国,并赴在首相访美前抵美,与防卫大臣浜田靖一汇合,出席日美外长防务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此前,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访美,与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举行会谈,就能源、经贸和供应链安全保障议题进行磋商。

总的来看,4路人马出访各有侧重。日本首相先访欧再赴美,作为G7轮值主席国,搜集会议议题,静待美国拍板,希望达成既令美国满意又能充分体现日本协调作用的会议声明。外务大臣先访拉美4国再抵美,主要意图是在拉美地区“刷存在感”,笼络相关国家,推销日本一贯主张的所谓“印太战略”,同时为新年度日本主办G7会议、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寻求国际舆论支持。防卫大臣和经济产业大臣访美,主要是为了在各自领域对标美国战略,阐释本国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产业大臣访美期间,大谈所谓“经贸领域安全保障”,意在将安全议题拓展到能源、经贸、制造业供应链、半导体产业和先进技术领域,谋取持久优势。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高层密集出访,最终指向的是白宫。外务大臣、防



日本水陆机动团参加美日联合军事演习。

卫大臣和经济产业大臣的对美活动,均紧紧围绕首相访美进行。此次访美,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后首次访美,也是其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3份安保文件实现战略转向后,首次与美国进行首脑会谈,日方对其十分重视。

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从近期日本高层外交动向可以看出岸田内阁新年外交思路的端倪,即通过持续强化日美同盟,获得美国对日本军事和外交战略调整的认可和支持。借助G7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身份,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所谓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目标。

一是展现执政新姿态,在外交上创造业绩,稳固执政民意基本盘。当前,日本国内经济状况不理想,内阁丑闻不断。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低迷,已跌至25%的历史低位。日本《每日

新闻》民调结果显示,46%的受访民众认为,岸田文雄应在2023年上半年辞职。为扭转颓势,巩固执政民意基础,岸田文雄近日透露,或将再次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首相及内阁重要成员分头出访,就不少重要国际议题和地区安全议题与多国进行协调,展示工作姿态,尤其是压轴的美日首脑会谈,一旦取得较大舆论反响和支持,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执政困境。

二是借机推销所谓“印太战略”,编织排他“小圈子”,谋取地区安全优势。无论是首相出访欧美还是外务大臣出访拉美,都始终将所谓“印太战略”挂在嘴边,并想方设法将对象国定位为“太平洋国家”,“邀请”其关注并介入亚太地区事务。自“印太战略”提出以来,日本一直将其作为依海制陆的中心战略,谋求整合亚太地区海洋国家,通过拉“小圈子”、泛化同盟机制、大搞联合军演等确保地区优势地位。日本试图通过强调海洋国家属性,编织新的排他性地区竞争联合

阵线,主动将自身作为域外国家介入亚太事务的锚地和平台。岸田文雄在访问法国时表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日本将继续推进与作为“太平洋国家”法国的实质性合作,推进日本自卫队与法军之间的联合训练。

三是获取美国对日本军事战略转向的认可,为进一步突破限制束缚寻找借口。在日本看来,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进行军事限制的主要设计者和监督者。日本要突破系列限制政策,必须充分阐释其战略转向符合美国利益,进而获得美国首肯和支持,才能“名正言顺”堵住国内反对舆论。日本于2022年12月通过3份安保文件,大幅突破防卫费预算限制,强调发展进攻和持续作战能力,已实质上突破二战后确立的针对日本军事发展的系列限制。这些虽已得到美国部分高层表态支持,但仍需进一步体现在官方文件中,成为未来战略转向和防卫费增加的论说依据。

展望2023

美国一直是牵动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变量。2023年,美国政治经济走向和对外政策尤其令人关注。1月7日,美国政治再次上演闹剧,在经历15轮投票后,众议院选举麦卡锡出任议长。议长席位难产凸显美国政治制度失灵,党派分歧愈演愈烈。在府会分立背景下,2023年,美国国内外政策将面临更大挑战。

从国会层面看,由于两院分别由两党把控,增加了推动重大立法的困难,两党斗争将成为常态。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拥有拨款权和预算权,其将利用手中“钱袋子”给民主党已有政治议程添堵,虽难以推翻此前通过的相关法案,但仍能在法案落实和拨款环节加以阻挠。

从政府层面看,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对拜登政府施政构成阻碍。共和党将加大对拜登政府及民主党的打击报复,推升两党斗争烈度。共和党可能反对拜登发起调查,包括对阿富汗撤军问题、海湖庄园搜查事件以及针对拜登团队和家人的调查。

如果不对共和党作出妥协,拜登政府恐难以推进国内重大立法议程,其目标可能锁定在落实已有立法、谋求早期收获之上。拜登和民主党人下一阶段将重点推动经济议题上的两党合作,同时在族裔、移民等问题上寻求合作,但难以形成突破性成果。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美国政治极化和两党斗争将迎来新高潮。

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局面将迫使拜登政府“以外促内”,通过在外交领域谋求成果提振国内支持度。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与布局,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将从定性走向定型,2023年将成为拜登政府落实外交理念的关键一年。

第一,打破内外政策界限,增强打击对手能力。拜登执政后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理念,其核心与特朗普任内“美国优先”无本质区别,只是实现方式有所不同。2023年,美国将加大在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投资和联盟力度,内外联动加强布局。

在供应链方面,拜登政府将加快打造强大供应链联盟,开展更具针对性的供应链安全审查,加大对关键矿物的投资和开采,建立多元矿物供应和垂直加工体系。在技术方面,拜登政府将逐步落实《芯片与科学法案》,扩大针对竞争国家的“小院高墙”范围,包括进行更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等。

第二,加速战略重心东移,瞄准“印太地区”发力。拜登政府基本继承了奥巴马任内“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任内“印太战略”,以此优化全球

对内束手无策 对外制造紧张

■孙成昊

美新年度内政外交走向引人关注——

战略资源配置。2023年,其将继续推出多项措施以扩大美国影响力。在经贸领域,拜登政府将以“印太经济框架”为抓手补齐“印太战略”经济短板,通过拉拢地区国家加入框架,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经济新生态,或将于年底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作为各方批准完成该框架的最终期限。在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将调地区盟伴体系,以美英澳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美日、美韩等多个地区双边同盟为基础,依据不同战略议题、目标、任务,打造地区“网格化”盟伴体系。

第三,绑定两大地缘板块,延续对欧对俄政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采取“欧洲再平衡”战略,在安全、能源等领域加强对欧战略投入。随着危机长期化,美国将继续设法绑定欧洲和亚太两大板块,包括推动北约亚太化进程,以欧洲安全危机渲染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由于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美国对俄政策可能不会出现较大调整。美国借危机联合欧洲削弱俄罗斯实力,并企图将俄彻底剥离出现有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这些都让美俄关系在新的一年里难以快速转圜,也将持续占用拜登政府部分外交资源。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新西兰拟扭转海军缺员现状

■张小丽 董小超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新西兰军方官员日前表示,受海军人员短缺影响,该国1/3的军舰因缺乏操作人员无法出海。为确保舰队灵活性,新西兰军方正考虑采取措施克服人员短缺问题。

人员不足舰艇“趴窝”

报道称,继新西兰海军“奥塔戈”和“哈威亚”号巡逻舰“趴窝”港内后,近期,“惠灵顿”号巡逻舰也不得不无限期停泊德文波特海军基地。其他可用舰艇包括2艘安扎克级护卫舰,以及近岸巡逻舰、补给船、海运船、水文船各1艘。

新西兰海军司令普罗克特表示,目前,新西兰还缺少可在冰上执行任务的专用船,无法在南大洋和罗斯海开展相关活动。他认为,缺乏灵活和机动能力的新西兰海军,不具备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的能力。不过,这不足以被描述成一场灾难,因为从产出角度看,拥有1/3可部署军舰虽然不太理想,但仍能满足相关需求。他希望能够制定更多应对方案,解决海军发展面临的问题。

普罗克特表示,新西兰国防部为海军划了2230人的预算。截至2022年11月30日,海军现役人员共2117人,比理想的2340人少了223人。他指出,新西兰海军经常难以完成招募计划,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竞争过于激烈。

多项举措吸引兵员

有报道认为,新西兰海军无法招募到理想兵员的重要原因是薪资相对较低。对此,普罗克特坦言,新西兰海军人员纪律严明,能力很强,他们希望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因此,如果商业市场能够提供更高收入,他们也乐于接受。他补充道,对关键技术领域准入门槛进行严格限制,进一步加剧了人员短缺问题。可以说,新西兰海军正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

防务专家戈登·克莱恩表示,薪资问题不是减员的主要原因。比如,疫情期间,部分海军人员被安排在隔离酒店工作,这与他们当初加入海军乘船远航的理想相背离,无疑动摇了他们的士气,因

而选择离职。据普罗克特介绍,为填补战备缺口,新西兰海军已通过技术和财政等措施,特别是引入训练模拟器,提高训练水平和效率。“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训练改革计划,并邀请相关专家对训练情况进行评估,以便让海军人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达到出海标准。”

新西兰海军还针对应征人员推出一项培训计划。应征人员每年可参加1至2次相关培训,满足他们职业发展的需求。比如,新西兰海军推出一项海洋学校项目,为学员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培训。新西兰国防部还引入一项国际行动津贴,鼓励那些在生活成本较高地区服役的士兵继续服役。

此外,普罗克特表示,每年部署时间超过210天的海员,每月将给予2天额外假期。新西兰还在关键领域引入保留金,这被视为短期内缓解人员流失的重要举措。

人员缺口仍难补齐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罗伯特·帕特曼表示,新西兰拥有广袤专属经济区,有大量海洋资源需要保护。除本国相关水域,新西兰还承担着保护邻近太平洋岛屿的任务。这些岛屿60%的海外发展援助来自新西兰,被新西兰历届政府视为外交政策和安全方面的主要优先事项。在这种情况下,数艘舰船不能出海令人担忧。他指出,新西兰将GDP的1.5%左右用于国防建设,如果加大这一领域投入,海军作战能力将大幅提升。

前美国政府安全机构顾问保罗·布坎南认为,新西兰面临的问题在于,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长期存在的船员短缺问题,但仍决定购买更多船只。他表示,新西兰购买这些船只只显示了海军发展雄心,但实际上并不可行。



拉美国家海军建设提速

■曹奎

据外媒报道,在经历数十年缓慢发展甚至停滞,拉丁美洲国家海军造船业开始出现复苏迹象。目前,该地区海军造船厂正将自身需求与欧洲防务巨头经验相结合,尝试通过建造新型舰艇推动当地海军发展。

欧洲防务巨头已注意到这一变化,希望在拉美国家海军装备现代化过程中分一杯羹。2022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举行的智利海事防务展,吸引了法国海军集团、意大利芬蒂尼集团等十几家欧洲防务巨头。

报道称,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和智利,是该地区海军发展比较靠前的国家。

2022年11月,哥伦比亚造船商哥伦比亚海洋工业科技公司与荷兰达门造船厂签订合同,共同研制哥伦比亚首艘国产护卫舰。新型护卫舰将在达门造船集团西格玛10514型护卫舰基础上研制,单艘成本约4亿美元,共建造5艘,将取代现役4艘轻型护卫舰。作为该项目主要分包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负责提供设计思路和技术支持。此外,哥伦比亚海洋工业科技公司还在德国舰艇设计基础上,研制了2艘导弹巡洋舰。

墨西哥国有海军造船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经营着5家造船厂。这

些造船厂的建造技术和设计理念主要来自西班牙防务巨头,曾建造塞拉级、杜兰戈级、瓦哈卡级巡逻舰。2017年,该公司与达门造船集团合作,在西格玛10514型护卫舰基础上,设计建造墨西哥现代化军舰,首舰“改革者”号于2020年入役。墨西哥还将追加建造7艘该型舰,建造周期从2025年一直持续到2035年前后。据估计,7艘护卫舰耗资约30亿美元,将成为拉美地区最大水面舰艇项目。

巴西护卫舰发展也经历了许多波折。2022年9月,巴西海军塔曼达雷级护卫舰首舰在巴西南部伊达伊大洋造船厂举行开工仪式。据报道,该护卫舰龙骨将于2023年第一季度铺设完毕,2024年底开始交付。

巴西原本计划在巴西罗级护卫舰基础上研制新型护卫舰,考虑到本国设计和建造水面舰艇能力不足,最终决定与国外防务公司合作。2020年,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4艘新型护卫舰合同授予蒂森克虏伯海事系统公司在巴西组建的合资企业。双方商定,将在蒂森克虏伯海事系统公司建造的“梅科”型护卫舰基础上建造。

智利海军拥有南美洲最现代化的水面作战舰队,其中,5艘舰艇由荷兰和

英国护卫舰升级而来,2艘购自澳大利亚。尽管这些舰艇服役至本世纪30年代,但智利海军并不满足于此。根据计划,自2030年起,智利将用新型5000吨级舰艇取代现役护卫舰。新型护卫舰将由智利国有海军造船厂在当地建造。据悉,2006年至2017年,该造船厂曾建造4艘排水量1800吨的领航员帕尔多级巡逻舰,目前正在建造1艘万吨级破冰船,将于2023年完工,并计划建造4艘8000吨级多用途运输船。

智利海军也对英国巴布科克造船厂设计的箭头-140级护卫舰表现出兴趣。不过,合同竞标将不早于2026年。据报道,英国和波兰已订购该级护卫舰。

智利圣地亚哥独立防务分析师埃米利奥·梅内塞斯预计,拉美地区其他国家海军也将迎来新发展。他表示,未来几年,很多拥有海洋利益的拉美国家将效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国。其中,秘鲁拥有不容小觑的造船业,可能借助外国设计建造一艘护卫舰。考虑到厄瓜多尔和乌拉圭有限的国防预算,他们可能选择购买使用寿命较长、升级空间充足的二手舰船。

上图:墨西哥“改革者”号护卫舰参加军事演习。



参加演习的新西兰海军人员。